《廣譯：語言、文學、與文化翻譯》第 16 期
2021 年 2 月 1-5 頁
DOI:10.30408/LLCT.202102_(16).0001

臺—馬文化接觸，以臺灣文學馬譯為例

莊華興*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莊華興，我的本科、我的碩士、博士都是在馬來西亞讀的，所以我是馬來西亞國產的。你們稱所認識的，比如說在臺灣留學的馬來西亞華僑朋友為「馬華」，稱他們的文學創作為「馬華文學」其實是有一些盲點的，因為馬華文學不僅是在臺灣有，也在馬來西亞當地也有。其實當地的作家更多，他們的表現有待我們去肯定、去研究，所以我看到很多臺灣的朋友，包括我們在臺灣的馬華同鄉，他們在談「馬華文學」的時候指的都是他們自己那一群人，比如說大家熟悉的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這些學者作家，或者是曾經留臺的辛金順。但只把這些人當作是馬華文學的作家，其實是有問題的。我之所以在這裡提出，是因為很多臺灣朋友有興趣認識「馬華」，可是還有一部分是大家不熟悉的，包括李永平他的故鄉，表現也非常傑出的華文作家也值得大家認識。所以，我的題目是「臺ㄧ馬文化接觸，以臺灣文學馬譯為例」，這裡指的是國別文學，這個「馬」是「馬來文」，不是馬華。我剛才說過我是國產的，我小學 6 年上的是華文，到了中學就念馬來文了，只有一科華文，其他全部馬來文，然後一科英文。所以我幾乎是讀馬來文學，馬來文是我們國家的國語，所以我今天談的這個「馬譯」臺灣文學就是臺灣文學的馬來文翻譯，不是馬華翻譯，因為華文跟華文是不需要翻譯的。

我的演講分成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過去馬華文化、馬臺文化的交流概況介紹；第二個部分是臺灣文學馬譯的概況介紹；第三個部分是臺灣文化被接受的態度還有被接受的方法；第四個部分就是文化誤譯的真假以及跟譯者身份的直接關係。

首先，我要談的是臺、馬文化交流概況。馬來西亞華僑到臺灣留學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人數也非常多。馬來西亞在 1974 年終止了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然後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兩國雖然在政治、外交上中止關係，但是雙方在教育界的接觸並未中斷。中華民國長期以穩定的僑教政策使馬來西亞成為

* 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外文系中文組主任。

臺灣正式修讀學位的外籍生的最大來源國。根據臺灣教育部的統計資料，〔民國〕106 學年度在臺灣的外籍留學生中，馬來西亞僑生有 13,443 人，佔總數的 24.02%，可以說是外僑學生中最多的，第二才是中國。

馬來西亞圖書集團每年都會邀集駐當地的華人文化單位，利用學校假期舉辦海外華文書市。截至 2019 年，已經舉辦了十九屆。書市中除了臺灣館還有英文館，總計有 763 個參展單位，六十八萬參觀人次，其中又以臺灣館的規模最大。所以有這麼多人每年去參觀購書，接觸最多的就是臺灣書籍。臺灣對馬來西亞的文化輸入、交流，甚至影響也就在這裡發生了。這個華文書市可以說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年度盛事，臺灣參展的有十二個單位，像牛津、大塊等出版單位都曾參與。2019 年的華文書市以「文青製造，臺灣出品」為主題，邀請臺灣文青代表作家前往馬來西亞辦理臺灣文學節等活動。臺灣作家和藝術家如白先勇、九把刀在馬來西亞華文讀者中的知名度也很高，基本上馬來西亞喜歡文學的讀者大多認識白先勇和九把刀。2017 年臺灣出口到馬來西亞的圖書金額是整體圖書出口金額的 6.3%，排名第五，僅次香港、中國大陸、日本和美國。近期在臺灣政府新南向政策下，臺灣大學的教研人員頻繁地到馬來西亞的大學訪問和演講，馬來西亞學者也到臺灣參加會議，兩地的學術互動和文化交流不斷提升已經是事實。

然而，其中仍有比較滯後的工作，那就是臺灣文學的馬譯，也就是翻成馬來文的部分。馬來西亞人口總共有 3,240 萬人，馬來人原住民占 68.6%，我們華人只有 23.4%，所以你們所知道的馬華文學就是產生自這 23.4%人口的華文文學。但是還有 68.6%的人，再加上 7%的印度人，他們只看得懂馬來文，甚至有些印度人可能只懂他的母語。但是臺灣的文學翻譯翻成馬來文的卻很少，所以百分之七十幾只看馬來文的讀者當然對臺灣文學不了解、不認識，或者認識得很少，因此這是一個值得加強的工作。

第二點我要談的是臺灣文學馬譯的情況。到目前為止，有多少臺灣文學譯成馬來文了呢？答案是一共譯了三本，只有三本。臺灣文學馬譯工作起步地很慢、很晚而且成效不大。從 1987 年 3 月 3 日開始翻譯的第一本是李昂的《殺夫》，但是這本書到現在都還沒有出版。我有譯者的手稿，而且還是連載在馬來文報紙上的原稿。現在譯者已經去世了，他曾託我幫忙找出版社，但我問了幾家都沒有人有興趣。我也問了臺灣文學館，當時還是李瑞騰老師的時代。我不知道《殺夫》的英國譯本是在哪一年出版的，比 1987 年更早還是更晚，反正這個沒有人會注

意。臺灣文學如果講到外譯，多半是看向歐洲、看向西方，可是沒有看到東南亞。2014 年，第二本譯本《臺灣與馬來西亞短篇小說選》出版，這是官方和官方，由文化部、臺灣筆會和馬來西亞翻譯研究院合作出版的。到了 2017 年，在中山大學張錦忠老師的推動下，我翻譯了《臺馬小說選譯》，應該是去年還是前年出版，譯介了一共十篇作品。在 30 年的時間只有三本翻譯，實在少得可憐。難怪，馬來西亞的馬來語社群對臺灣的理解不多。這是很正常的，因為兩國這種比較高層次的文化交流是很少的。

與馬華文學作家的交流做比較，我認為臺灣文學與馬來西亞非華文作家的交流可以再擴大。馬來西亞文學的範疇其實很廣，有華文、泰苗文、英文以及馬來文等四個源流。但是作為國家文學，官方只承認馬來文的創作，其它的都不被承認，沒有官方地位。馬來文文學作為國家文學、國家認可語言的文學，若跟臺灣文學做國別文學的對照，這個翻譯量其實是很少的。我們撇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國家跟國家之間在文學與文化領域的交流也非常少。事實上，跟馬來文讀者的交流，包括與主流馬來族群與其他土著交流有助於推廣臺灣文學，包括對於臺灣文學定位的理解。我問過很多馬來西亞的朋友，他們都認為：臺灣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你們都用中文寫，中國也是用中文，所以就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政治上分家，但是文學還是一體。這是一種刻板的理解，一般人對臺灣文學和中國文學的理解是沒有太大區別的。

接著我要談的是文化接受的態度。臺灣文學翻譯成馬來文時，第一個最顯著問題就是：馬來譯者常會跳過一些比較不雅、粗俗的字眼。我這裡有幾個例子，比如說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就有很多「他媽的」、「他娘的」，馬來文譯者就常忽略而過。臺灣覺得他們表面上很講究禮節，但是回到家關起門來是另外一回事。就像是女人的「包頭髮」，外面表現得非常衣裝講究、包得很嚴實，回到家裡一脫開頭巾也就滿堂跑。因為他們有這種講究門面的文化，如果遇到比較直白、粗俗、不雅的詞彙，他們就跳過或是用淡化方式簡單處理。

至於我們怎樣理解他們對文化誤譯的態度？在臺灣文學馬譯當中，文化誤解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翻譯上的錯誤，這可能是譯者理解錯誤或者是穿鑿附會。馬來人對臺灣的文化的內涵或某些約定俗成的文化詞彙感到陌生時，多是選擇參照馬來西亞的馬來社會、馬來文化，因此難免犯錯。比如說把「外國」譯為「西方」。為什麼呢？因為這跟馬來西亞的歷史背景有關，因為曾受過英國殖

民，所以馬來人的觀念當中，「外國」指的就只是「西方」，而不包含「東亞」等其他國家。又比如：馬來譯者對臺灣校園文化也一樣不理解，在一篇小說中有寫到校園歌曲、民歌，這個校園歌曲他們就把它翻譯成「Lagu rakyat kampus」，如果直接翻回中文就帶有苛責的意思，因為「rakyat」意為「人民」，成了「校園人民歌曲」，這是對「校園民謠」這個背景的不了解所產生的誤譯。其他的比如說《兒子的大玩偶》中的「百草茶」，譯者翻譯成「草茶 100（100 The Herba）」，像一種汽水。還有像「你像什麼鬼樣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翻譯成「失去人性的生物」，兩個語意相差很大。若碰到約定俗成的習語或俗語時，出於陌生或不理解，馬來譯者會採用直譯，因而常常擺烏龍。比如林黛嫚的《親密與陌生》中有一句「富過三代才懂吃穿」，馬來譯者把它誤解中文的意思為「富過三代才懂珍惜財富」。在平路的《玉米田之死》中，敘事者有閱讀報上訃文的奇怪習慣，譯者把「訃文」翻譯成「死亡新聞」，因為在馬來報裡很少有訃文，訃文都是那些非馬來人去馬來報刊登的，馬來人本身是沒有刊登訃文的習慣的，所以當他看到《玉米田之死》裡面的「訃文」就不太了解這是什麼東西，也就把它當成類似車禍的新聞來處理。另外一種處理方式就是乾脆選擇不翻譯，這也是很常見的。當然因為文化的殊異，華、馬各有本民族特殊的形容詞，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譯者往往以對自己民族的理解方式進行翻譯，譬如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中「阿龍在馬背上哭得死去活來」，「哭得死去活來」在馬來文中只有「嚎啕大哭」這樣的對應詞，所以也只能如此簡單的翻譯了。

第二種文化誤讀是學界所指的創造性閱讀方式。創造是為了彌合兩個不同的文化在社會與歷史語境下導致語言符碼的意義建構方式存在的差異，在這方面，臺灣文學的誤譯有一部分是馬來譯者為了馬來語符碼建構意義所需而做出的創造。尤其當源語跟伊斯蘭宗教牴觸的時候，轉換不得只能選擇放棄，或是刻意的誤譯。總之，兩個譯者翻譯成果的不同，可能我用異化，他用歸化，這是跟譯者的文化背景十分相關的。到底臺灣文學要找什麼人譯成馬來文？如果找馬來人，他不懂華語，肯定是從英文那邊做二手轉譯。如果是找華人，就有文化身份的問題在制約他的翻譯方法。

最後我做一點簡單的小結。臺灣文學馬譯才剛剛起步，30 年來只譯了三本書，所涉及的層面也很有限。現階段臺灣文學譯介的主要目的在於推廣和普及，所以先從選集開始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看到這三本裡面有兩本選集，我譯的一本

是《臺馬小說選》，之前的那本也是一樣，只有《殺夫》是作者個人的長篇小說。希望以後的譯介工作可以朝向以作家和主題為單位，臺灣有很多議題，如描述社會運動的文章。社會運動對馬華社會影響很大，馬來西亞年輕一輩對最近香港的事件的反應也很大，對當年的太陽花運動也是。這一類經驗透過文學翻譯出來，介紹給馬來社會，促使馬來社會能加快轉型，因為我們華人社會跟馬來社會的發展其實是不同步的，我們走得很快，他們走得很慢。他們之所以慢，是因為受宗教、思維的牽制，所以我們走得很快，他們跟不上，他們也就更需要外來的資源及文化的引導與刺激。如果能把臺灣社會運動的經驗總結起來翻成馬來文，就能讓更多馬來文讀者有機會接觸。除此之外，臺灣文學中的自然書寫還有女性主義寫作，在華語世界有相當亮眼的表現跟收穫，值得譯介給馬來西亞，特別是民族與宗教保守的馬來社群。就這一點，臺灣文學的馬譯傳播才達到實質性的意義。近年來馬來西亞出現很多由馬來人創立的獨立出版社，一些被主流出版社拒絕的書籍都在這些獨立出版社找尋出版的機會，並且獲得馬來青年的支持。至於翻譯什麼？如何翻譯？由誰出版和發行？臺灣文學馬譯的傳播大概可以在那裡找到啟示。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